

· 淮河文化研究 ·

旅游开发中的寺庙文化与佛教发展

——以河南省罗山县灵山寺为例

辛 岚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灵山寺是位于大别山区一个贫困县内的一座佛家寺院,在千年的历史中屡经兴废。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灵山寺在民间、政府、旅游开发方等众多力量的不同作用下,从一座山间小庙变成了闻名一时的“宗教圣地”、“旅游热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革”。文章以灵山寺的历史变迁为线索,重点通过对灵山寺近20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来考察旅游发展与寺庙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张力,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灵山寺;寺庙文化;旅游开发;朱元璋;灵山庙会

中图分类号:B94;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8)03-0085-04

佛教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资源,作为佛教文化载体的寺院,是佛教文化最直接和具体的体现。自近代以来,佛寺的兴废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息息相关。近年以来,在旅游开发的大潮下,佛教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的结合成为旅游业发展新的热点^[1],佛寺在它宗教场所的意义之下,又被赋予了旅游景点的含义。有关佛教文化与旅游开发之间互动与互构的讨论已经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论者多以讨论如何对佛教资源进行更好的旅游开发为主。而发展旅游本身对佛寺与佛教文化的冲击和重构,以及佛教在新的社会潮流下应如何延续和保存自身精神文化的内涵等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和思考的问题。尤其是佛教文化的直接载体佛寺,在新的社会变迁中如何在佛教文化的“出世”与旅游开发的“入世”中找到延续佛教文化实质与精神的依托,应该成为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灵山寺的宗教与文化资源

河南省罗山县地处豫、鄂两省交界处,与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省中心地区相距遥远,这里长久以来就是省际的边缘。当地的风土习俗也与黄河以北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地方性特征。其中,位于县城西南45公里处的灵山寺就是为这一地区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地方特色之一。

灵山位于县境西南部的群山之中,共由八座山

峰组成,主峰金顶海拔827米,因此山“每有云气覆顶必然下雨,验之信然”,故呼为灵山,取其“每云必雨,至为灵验”之意^{[2]621}。至少在明代早期,灵山已经成为了人们对此山的普遍称呼。灵山一带群山环抱,幽僻隐密,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不乏佛门之人前来修行,至民国早期,在这一带的山间共有十座大大小小的寺庙和尼庵^{[3]17}。建于宋元祐二年(1087年)的灵山寺即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座寺院。其主体依地势于山腰之上依次而建,远远看去,寺院被几座山峰掩映其间,若隐若现。

但是在民国时期,当地民众更倾向于信仰民间宗教。据县志记载,仅县城内就有龙神庙、城隍庙、八蜡庙等十余座神庙,乡村里也多以流行于民间的白莲教、弥勒教信仰为主。相形之下,灵山寺等当地佛寺却大多寒酸:“罗山地处偏隅,境内佛寺虽多,富裕者少。因而一半无僧。其香火略盛者,每寺不过数人,次则两三人或一人耳。无高人文士为之揄扬,无达官贵人之酬酢。故精通内典者殊不多闻而结纳权要亦未见也。”^{[3]18}自清末兴办学校以来,为求校舍和教育经费,县境内的寺庙田产多数充公,佛殿僧舍亦多改为校舍,佛教之影响也因此而愈加式微。此后,河南一带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由于战火、匪患连年不息,出于生计,此地的僧、尼渐渐都集中于灵山寺这一座寺中修行,其他的庙宇庵堂均遭

收稿日期:2008-03-20

作者简介:辛 岚(1984-),女,河南罗山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毁弃。在整个战火连连的民国时期,灵山寺的僧众难得地保持了寺庙香火的不熄。至1952年进行土地改革时,灵山寺仍有僧、尼38人;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县文革小组强令僧人还俗并将他们赶出寺院,灵山寺似乎才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

虽然灵山寺的香火不再,但灵山寺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说却成为当地人延续不断的社会记忆。罗山县与朱元璋的出生地安徽亳州相距甚近,故而当地有很多关于朱元璋的传说和故事。其中,朱元璋与灵山寺的渊源故事传播的最为广泛。传说,朱元璋在皇觉寺出家后不久,因游方所需,就在淮河一带游历,机缘之下来到灵山寺暂住,与寺内的和尚陈大用甚为相熟。因朱元璋在游方期间参与了明教的活动,并在灵山一带进行明教的宣传,不久后即遭官兵围捕。官兵将寺庙团团围住,陈大用情急之下,让朱元璋口含竹管躲进寺中的井里,以此逃过了官兵的搜查,躲过一劫。朱元璋成为皇帝之后仍不忘当年灵山寺僧的相救之情,于洪武三年(1370年)亲往灵山降香。在降香中,亲赐“圣寿禅寺”四字和半幅鸾驾以示旌表,并封当时已为住持的陈大用为金碧禅师,命其随驾入京^{[4]481}。这个传说什么时候开始流传已经说不清楚,但传说所叙述的“劫难—营救—报恩”的发展线索却是很多地方名人传说的基本故事模式^[5]。更重要的是,当地的人们乐意相信并不断讲述这一传说,通过这一传说,灵山寺得以增加了自身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价值。

二、灵山的旅游开发与灵山寺的复兴

1985年5月,灵山寺成为省内继白马寺和少林寺之后的第三所重新开放的寺院。随着寺内香火的再次缭绕,当地的人们开始努力地搜寻起各种关于灵山的记忆和传说,有关灵山灵验的种种说法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很快,灵山寺成为当地中断了多年的传统和习俗的新道场。民国时期,罗山一带的民俗为三月三(阴历)过鬼节,在这一日燃放鞭炮“驱鬼”、“炸鬼”^{[6]115};又有每月于寺庙之侧赶集作会的传统。灵山寺重新开光以后,民间逐渐形成将三月三与庙旁赶集相结合的庙会,以三月初三作为灵山寺庙会之期,每年一次,每次历时一月。每逢庙会,县境内各乡镇前来烧香祈愿之人络绎不绝,四周的商贩摊点更是常常堵塞交通,成为当地新的风俗传统。灵山庙会很快就成为了县境内妇孺皆知的地方,而灵山寺每年旺盛的香火也给了当地政府以发展旅游灵感。灵山寺重新开光不久,当地政府即在灵山寺的山门前设点售票。为了增强灵山寺的正统性,当地政府积极宣传朱元璋的传说,并相应

在寺内外开发了“圣井”(传说朱元璋藏身之井)、朱元璋塑像和纪念亭等有关景点。

除了朱元璋的传说之外,当地民间对灵山寺还有一个特别的认识,那就是灵山“三奇”。这“三奇”分别是:僧尼同寺、庙门东开和带发修行^[7]。如前文已经述及的,僧尼同寺是因近代的战乱之故;而灵山寺的僧人属佛教中灵济宗一派,在历史上曾有不剃发的传统。对很多当地人来说,他们不愿去深究这“三奇”的来历,而是相信这正是灵山独特的地方性,并经常将这“三奇”与灵山的种种灵验传说相互引证。每逢庙会之期,自灵山寺山门以下直至山脚,各色小摊小贩的摊点铺展排开,县境内前来烧香祈愿赶庙会之人摩肩接踵。据寺里住持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前来进香的人数约为15至20万人。由于来人多以进香为主,相对于朱元璋的塑像和纪念亭,很多人更愿意去古井边取一点传说能消灾驱邪的井水。

在随后的几年里,县政府又先后对寺庙建筑、山前公路等进行了整修,交通的改善使“上灵山”很快成为当地人生活中熟悉的一项内容,县里的年轻人热衷于去灵山春游或登山,而庙会仍然是一年之中灵山最热闹的日子。但是相对于灵山寺重新开光后的香火日隆的景象,灵山景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状态令当地政府十分不满,为了扩大灵山的旅游功能,从1996年开始,县政府开始组织人力物力和聘请有关专家对“灵山风景名胜区”进行了总体规划 and 建设。经过几年的开发,旅游部门先后推出了灵山寺景区、逍遥洞景区、灵山顶景区、九里落雁湖景区等六大景区带,并通过了省旅游部门的考察,正式成为省级山岳型风景名胜区。县政府随后又投入资金对景区内的道路、电力、水道系统等进行规划和修整。经过全面建设后,灵山寺被纳入为整个灵山景区中的一个景点。然而灵山因自身山体所限,虽有险石、飞瀑等景观,但大都具体而微,分布零散,对游客的吸引力并不比几十公里外的鸡公山和南湾湖更具优势。因此,虽然灵山的庙会一年比一年红火,可是作为山岳型的风景区,灵山风景区并没有太多的山水独特性,与旅游开发成就规模的目标相距甚远。

不过很快当地的旅游部门就认识到,大别山中看山看水的地方很多,但是灵山寺却只有一座。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宗教游成为新一轮旅游开发的热点,也使灵山寺成为第二轮灵山旅游开发的首选。如前文所述,灵山寺是当地人灵验信仰的来源和慰藉,即使在佛教传统间断的时期,有关灵山

“三奇”和朱元璋的传说也没有完全从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消失过。而新一轮的旅游开发,倚重的正是灵山寺的“灵”和“奇”,意在将灵山建成豫南知名的佛教圣地。从2001年开始,县政府和开发商一起,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以灵山寺为突破口,倾力打造了以灵山寺为核心的灵山主景区,重点突出灵灵山“灵”、灵山寺是因“灵”而灵。在几年的建设中,灵山围绕佛教故事和灵灵山“灵”的主题,先后建成了28.1米高的巨大山门、宏伟的“天缘合一”雕塑、十八罗汉的佛教主题广场以及直通金顶的宽阔盘山公路。自山脚以下直至寺院中,随处可见“灵灵山灵”的标语和雕刻,而山门下店铺中传出的佛经歌曲也成为这一带唯一的音乐。

有了巨大山门的衬托,灵山寺本身的建设也显得更为迫切。为了更加突出灵山寺的地位,从2005年开始,灵山寺投入巨资对寺庙进行了全面的翻新。新建成的寺庙主体比原来大出一倍,殿内的塑像也大半换成新制的铜质神像。虽然要到2008年底才全面完工,但是宏大的规模已经使寺庙看起来非常壮观。据住持介绍,扩建后的寺院已经能为寺中的每一个僧人都提供一间僧舍;而寺庙也开始考虑让僧人前往佛学院等处继续深造了。与此同时,灵山寺与朱元璋的渊源传说不断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灵山寺的灵验传说更是成为寺庙香火源源不断的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相信灵山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的兴旺和传奇,是皇帝亲自降临过的“圣寿禅寺”。经过20多年不懈地宣传,在灵验传说和旅游开发的双重作用下,灵山寺的规模与声名的确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豫南名刹。

三、民间文化在国家导向与旅游冲击下的变异

河南省是个历史积淀深厚的省份,特别是佛寺,更是有少林寺、白马寺和相国寺这样的天下名寺。而长久以来处于边缘的灵山寺,当地人虽然很愿意让朱元璋的传说来为寺庙增加荣光,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只是县境内山区中的一座边远小庙,它的大多数受众是附近的乡民。也因为此,灵山寺内供奉的虽都是佛教正统诸神,但普通受众的烧香祈愿活动却仍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

一般前来的民众,都会自带黄表纸和高香,先在进庙门内的第一重殿外焚化,意为让神佛“知道”自己的供奉。进正殿后在自己所要许愿的佛像面前许下愿,并说好还愿的方式和时间;然后在功德箱中投下钱币。在大多数情况下,拜完之后人们都会去正殿里抽一支签,以求神佛指示。据说,灵山寺的签十分灵验,几乎当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给你说起许多

有关签文灵验的故事。如果自己的心愿得以实现,或是签文灵验,许愿者就需要前来还愿,而还愿之后,还愿者往往又许下自己的第二个心愿。在这样的往复中,灵山寺的香火得以经年不熄,很多人都是年年前往供奉。出于此,虽然与省内三大名寺相比,灵山寺没有厚重的积淀,不过灵灵山“灵”,却也使它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受众。冲着灵山寺的“灵气”前来拜祭之人越来越多。

不过经过新一轮旅游开发后,这些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进香活动和无据可考的传说,显然难以与开发方对灵山寺“佛教圣地”的定位相一致。于是,有关朱元璋的传说还在被不断地加以润饰和宣扬;而有关灵山“三奇”的传说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带发修行已不复存在,僧尼同寺也成为寺院不愿多提的“特色”;第二奇庙门东开却因其“地方特色”被加以肯定,2005年新建山门的时候,开发方有意将新山门建成了东开,从而使这一“奇”得以“发扬光大”。这样,灵山寺的独特和神秘,灵验与传说就在需要与不需要,有意和无意之间被改变、消失或是放大。

而更重要的变迁或许还在于灵山寺本身,作为旅游开发核心的灵山寺仍保留着它作为宗教场所的独立性,各种宗教活动也照常进行,但是,改变还是无法避免地进行着。首先是进寺拜祭的活动受到了严格的规范。现在人们不能在寺内燃烧黄表纸,原先的八个香炉也只有一个允许烧香。为了减少宗教迷信的因素,原先还愿时存在的为菩萨“披红”、放鞭炮等仪式也被取消,寺里再不复往昔那种“香烟缭绕”的景观了。为了规范化管理和保证投资方的利益,新山门建成后,游客再不能直接前往半山腰上的寺庙,而必须经过山门买票,并通过山门后的主题广场前往。原先的庙会活动也被重新给予了新的定义,寺庙前不许私人摆摊设点,景区为商户规划了固定的地点。2006年的庙会由灵山旅游开发公司主办,剪彩仪式上,主办方进行了大型主题歌舞表演,并演出由传说故事化而来的“朱元璋赐匾”短剧。当日仍然是人群攒动,水泄不通,不过游客与记者代替了昔日进香赶会的乡民。

虽然寺内寺外各有统属,但是一道山门拦下了所有前来灵山的人。不管愿意与否,如果要前往寺中礼佛,人们就得买下一张灵山通票。而37元的票价(黄金周时是60元),对当地农村的普通民众而言,是太过昂贵了些。对于佛教“普渡众生”的传统,旅游开发中的门票无疑是最大的“历史大变革”。然而,寺庙的客源仍然在近乎直线的上升之中,灵灵山“灵”已经在省内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

及。2007年上半年,灵山的游客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006年全年的水平,达到了35万人次。庙里的功德碑已经码放了数十块之多,而上功德碑的最低捐奉已经从10年前的50元涨到了现在的200元。当地很多虔诚的民众,为了履行自己在佛前的承诺,也不得不接受山门前的门票以求得心中的安宁。虽然来者依然如云,寺庙的守门人还是看出现在来这里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乡里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随着京珠高速公路的开通,游客们在十几公里外的高速公路上就可以遥遥看见那座巨大的山门。在新建的灵山寺主体寺庙群宏大规模的映衬下,前山似乎显得有些渺小了,连当地的政府也开始忧虑起“主体建筑与环境的协调性问题”^[8]来。不可否认,灵山寺是整个灵山风景区的核心和魅力所在,灵山寺的“灵”气使它有了今天的规模,也让它吸引着八方游人的兴趣。但不由得让人忧虑的是,再也没有了深山藏古寺的静谧,灵山的“灵”气会不会终要消失在这喧闹的人群中了。

四、结 语

在新的社会变革下,宗教与旅游开发的结合已经成为佛教寺院必须要面对的形势,“商禅结合”,成为寺院的新选择,与旅游有关的服务性营业成为佛教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可以说,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在形式上,佛教都采取了“顺俗”政策,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需求^[1]。佛教寺院对旅游活动的配合和让步,也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但在顺应旅游大潮的同时,佛教寺院作为宗教场所与旅游景点同一的双重身份,无可避免地为佛教文化在保持自身的精神内涵与迎合世俗的旅游要求之间出了一道难题。佛家寺院的吸引力在于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和感受佛教独特的文化^[9],但在充满喧闹的佛门前,人们又如何才能感受到“空门”的意境和精神的宁静。同时,佛教作为宗教,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心理上的

寄托和慰藉;而宗教的仪式是其借以传达教义和思想的中介。对于如灵山寺这样接近乡里县城的寺庙而言,因开发旅游而被过多包装和限制的寺院与朝拜活动,无疑让寺庙原来赖以生存基础的普通乡民受众成为被隔离在包装之外的看客。在这种隔膜中,灵山寺所本应承载的佛教文化的精神与内涵离这些民众愈行愈远。虽然在红红火火的旅游开发中,寺庙的门前经常出现车水马龙的喧闹场面,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与整合好佛教文化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尤其是这样具有地方性和民间性的寺庙,应在旅游的环境中如何定义自己的立场和受众,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席建超,葛全胜,成升魁,等.古代佛教旅游发展及其启示[J].人文地理,2006,(4):68-73.
- [2] 河南省罗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罗山县志·宗教[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3] 罗山县重修县志稿·卷四·舆地第一之四·宗教[O].民国手抄本.
- [4] 王仲奇.中国名寺志典[Z].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
- [5] 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的民俗志研究[J].思想战线,2005,(3):95-102.
- [6] 河南省罗山县史志研究室.魅力罗山[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
- [7] 罗山县旅游局.灵山风景名胜区分区[M];罗山县旅游局.灵山寺游览指南[M].豫内资料准印通字信地发第93073号.
- [8] 罗山县人民政府.罗山县旅游开发情况汇报[G].2007年3月7日.
- [9] 赵伯乐.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42-45.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Temple Cultur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 study of Lingshan Temple in Luosh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XIN Lan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Lingshan temple, which has been risen and declined in 1000 years, lies in southern Henan Dabie mountain area. Since 1980s, under different efforts, such as government, masses and touring develops, the temple turns into a "religion famous spot" and "travel boom soil" from an intermountain small temple.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take the temple history changes as a clue, priority pass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of touring develop and Buddhism temple culture.

Key words: Lingshan temple; temple culture; touring exploitore; Zhuyuanzhang; temple agora

(责任编辑:韩大强)